

毛泽东诗词审美意蕴举隅

韩永进

回望中国文学史,旧体诗词到近代曾面临困境:古典格律完备,但一些传统的精神母题已经难以回应现代社会的复杂现实。很多人尝试写旧体诗,要么死守古人的情感格局,脱离时代;要么徒有口号,失去诗歌的审美感染力。

毛泽东诗词的一个重要审美价值,就在于完成了一次成功的突围。它尊重古典诗词的艺术传统,熟练化用典籍、意象、格律,却拒绝被古人的情志束缚。他以革命者的生命体验,把山河、历史、家国、普通人的命运纳入诗词之中,为旧体诗词注入现代的精神内核。

山东大学古典文学研究学者高亨读完毛泽东诗词,写下《水调歌头·读毛主席诗词》:“掌上千秋史,胸中百万兵。眼底六洲风雨,笔下有雷声。唤醒蛰龙飞起,扫灭魔焰魑魅,挥剑斩长鲸。春满人间世,日照大旗红。抒慷慨,写鏖战,记长征。天章云锦,织出革命之豪情。细检诗坛李杜,词苑苏辛佳什,未有此奇雄。携卷登山岳,流韵壮东风。”词作寄送给毛泽东,1964年,毛泽东亲笔回信评价其“高文典册,我很爱读”。这一段文坛交谊,恰好可以作为理解毛泽东诗词的参照。著名诗人、剧作家贺敬之则评价毛泽东诗词兼具史诗美、情操美、形象美、意境美、哲理美等,本质上正是源于这种形式与精神的双向融合。毛泽东诗词既是文学,也是精神的载体;既有古典诗词的艺术韵味,又有属于一个时代独有的气魄。

山水意象:从文人观景到革命者的精神镜像

在中国古典文学乃至各类典籍中,山与水是常见的书写对象。《易经》以艮卦言山、坎卦言水,老庄以水喻德行,历代诗人登山临水,留下无数名篇。

毛泽东笔下的山水,不仅是观赏对象,更成为革命实践的精神镜像。山,是跋涉、坚守与攀登;水,是奔流、激荡与历史浪潮。景物不再服务于个人进退得失,而是把自然万物和群

体奋斗、时代命运绑定在一起,这是其山水书写重要的审美突破。

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能够体现这种重构。“苍山如海,残阳如血”,这两句被毛泽东本人视作得意之笔。虽然《易经》中就有“龙战于野,其血玄黄”的古典意象,但“残阳如血”不是诗人对战争的遥想,是亲历浴血苦战之后,感官、心境与眼前景象猝然相遇的艺术结晶。他自述长征途中“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,心情是沉郁的”,越过岷山之后心境豁然开朗,生出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体验。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及后续一批长征主题词作,正是这种心境转新的文学投射。“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迈步从头越”,没有回避斗争的严酷沉重,但不落入悲观哀鸣。“苍山”“残阳”“雄关”,全部被赋予诗人的精神投射:“苍山如海”,是前路漫漫;“残阳如血”,是牺牲的厚重;“迈步从头越”,则是直面磨难的意志。自然景观和人的斗争精神合二为一,景即心,物即志。

关于长征的经典诗词,共同构筑起长征的诗歌画卷,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《十六字令三首》《念奴娇·昆仑》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《六言诗·给彭德怀同志》《七律·长征》,皆以群山旷野为舞台。《红军不怕远征难,万水千山只等闲》,把千难万险化作从容的诗意表达。昆仑、六盘山这些地理坐标,不再只是地名,而是变成信念与意志的符号。

即便是1955年在杭州写下的北高峰、莫干山、五云山几首闲适小诗,也不是传统文人游山玩水的闲情。这些诗作诞生有着清晰的现实背景:1953年冬天,毛泽东带领起草班子驻

留杭州,投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。1954年9月,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,“五四宪法”正式审议通过。完成这一项历史性工作之后,1955年重游杭州群山,内心舒展畅快,登山览胜,便有了这一组清新灵动的山水小诗。

再看水意象的多元表达。《浪淘沙·北戴河》:“大雨落幽燕,白浪滔天,秦皇岛外打鱼船。一片汪洋都不见,知向谁边?往事越千年,魏武挥鞭,东临碣石有遗篇。萧瑟秋风今又是,换了人间。”词作遥想曹操北征乌桓,登临碣石写下《观沧海》“秋风萧瑟,洪波涌起”,跨越时空,和眼前渤海波涛相互呼应。站在这片土地回望历史,不再只是文人吊古,而是以今人的眼光对照千年历史变迁,落到“换了人间”的时代感慨。

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“高峡出平湖”“神女应无恙,当惊世界殊”,浪漫想象根植于现实的家国思考。修建三峡大坝的构想最早来自孙中山《建国方略》。新中国成立后,毛泽东专门乘船考察长江,听取水利工作汇报,心中一直怀揣三峡工程的设想。受限于当时国力,宏大工程暂时无法落地,但这份改造山河、造福百姓的理想被写入诗词。从少年池塘嬉游,到青年“到中流击水,浪遏飞舟”横渡湘江,再到老年畅游长江,水伴随诗人一生,成为生命力量与家国理想的双重载体。

咏物与咏史:跳出古代文人士大夫叙事框架,建立人民性审美视角

咏物、咏史是旧体诗词两大传统题材。古典咏物诗词讲究托物言志,比如梅兰竹菊大多是文人士大夫清高人格的自我写照;传统咏史诗,大多站在精英视角,评点帝王将相的功过沉浮,感慨朝代更迭兴衰。毛泽东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与《贺新郎·读史》,对这两类传统题材做了创造性改变。

陆游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,写“寂寞开无主”“零落成泥碾作尘”,梅花是报国无门文人的自我写照,核心情绪是孤独、落寞、不被理解。毛泽东“反

其意而用之”,重新塑造梅花的精神形象:“已是悬崖百丈冰,犹有花枝俏。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,她在丛中笑。”梅花不再是孤独失意的个体,它在严寒中坚守,却不求独得春光,春天到来便隐于百花丛中。这里的品格,不再是封建士大夫的孤芳自赏,而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境界;坚守信念却不谋求自我彰显,历尽苦寒却乐见万物复苏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为打磨这首词,他在创作前夕接连写三封书信,嘱托秘书田家英搜集古代咏梅旧作。他脑海记得明代高启《梅花九首》“雪满山中高士卧,月明林下美人来”的名句,却记不准完整原文,便反复托人检索查证。这是毛泽东读书创作习惯的缩影,即便博通典籍,对待诗词创作依旧严谨审慎。

如果说咏梅是小物象的精神改写,《贺新郎·读史》则完成了对传统咏史的突破。《贺新郎·读史》从“人猿相揖别”写起,穿过青铜烈火,看破历代征战杀伐:“五帝三皇神圣事,骗了无涯过客。有多少风流人物?盗跖庄跷流誉后,更陈王奋起挥黄钺。歌未竟,东方白。”这首词诞生于繁重政务间隙,是毛泽东阅读《史记》、范文澜《中国通史》时万千感慨凝结而成。

这是非常重要的审美转向:传统史书与咏史诗以帝王将相为主角,而这首词把目光投向被旧史书忽略的反抗者。与之形成互文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文,梳理近代以来为民族解放牺牲的先烈。一阙词写尽古代变迁,一篇碑文铭记近代牺牲,一古一今,共同构建起人民本位的历史审美。

毛泽东读古籍有两个鲜明特点:一是古籍新解,二是古为今用。“实事求是”源出《汉书·赵充国传》,经湖湘学派传入岳麓书院,毛泽东对这一古典词汇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,使之成为党的思想路线,正是古籍新解的典范。他的书房收藏10万余册图书,二十四史反复研读,《资治通鉴》通读17遍,深谙古典史学,但不被旧的叙事逻辑禁锢,用诗词完成史观的文学表达。

很多人读毛泽东诗词,容易只看到豪迈雄浑的风格,却忽略这种内核层面的革新:同样使用旧体诗词的外壳,他把传统文学中士大夫的自我,置换为群体、人民、时代的大我。这是理解其诗词美学不可绕过的关键点。

情志书写:宏大叙事之下,彰显人性的温度与情感的真实

在毛泽东诗词中,家国情怀与个人情感是共生的,这也是其作品能够跨越时代打动读者的重要原因。

他写乡土,《七律·到韶山》不只是记录故土风物。1959年6月,阔别家乡32年之后,毛泽东回到韶山。抵达韶山的次日凌晨5点,他便起身前往父母墓地,采下松枝敬献,感念父母生养之恩,感慨“前人辛苦,后人幸福”。离开之前,他还特意和身边同志说,以后回来,还要再来看看。在韶山,他自费宴请家乡父老乡亲,挨桌向乡亲们敬酒。当堂兄毛宇居感动地说出“主席敬酒,岂敢岂敢”,他急切回复:“敬老尊贤,应该应该。”岁月流转,历经风雨巨变,面对故土故人,依旧保有这份温情。同时,韶山乡亲在反动军阀意图挖掘祖坟的危难时刻,自发掩护先辈坟茔,领袖与百姓双向守护,也构成诗词背后厚重的现实底色。“别梦依稀咒逝川,故园三十二年前。红旗卷起农奴戟,黑手高悬霸主鞭。为有牺牲多壮志,敢教日月换新天。喜看稻菽千重浪,遍地英雄下夕烟。”一句“为有牺牲多壮志,敢教日月换新天”,把家庭的悲欢、乡亲的牺牲,上升为民族奋斗的集体记忆,个人的乡关之思和时代的巨变融为一体。

写爱情,《虞美人·枕上》写尽离别之后辗转难眠的思念:“堆来枕上愁何状,江海翻波浪。夜长天色总难明,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。晓来百念都灰尽,剩有离人影。一钩残月向西流,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。”是非常私人化、细腻柔软的情绪。多年之后,杨开慧的挚友李淑一向毛泽东索要这篇旧作,他没有直接抄录旧稿,而是另起笔,创作了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,“我失骄杨君失柳,杨柳轻飏直

上重霄九”,词作怀念杨开慧与柳直荀两位烈士,想象月宫之中吴刚捧酒、嫦娥起舞,忠魂遨游长空,忽闻人间革命胜利,顿时泪雨倾盆,个人的悼念升华为对革命忠魂的礼赞,获得更为厚重的艺术力量。1982年修缮杨开慧故居,在墙壁夹缝中发现一批从未寄出的书信,这些封存50余年的文字,成为读懂这份情感的实物注脚。

写友人唱和,《七律·和柳亚子先生》最能看出其中分寸。1949年,南京刚刚解放,国事千头万绪,柳亚子心中生出些许失意与牢骚。毛泽东在百忙之中写下这首酬答诗:“饮茶粤海未能忘,索句渝州叶正黄。三十一年还旧国,落花时节读华章。牢骚大盛防肠断,风物长宜放眼量。莫道昆明池水浅,观鱼胜过富春江。”忆过往交谊,温言劝慰,劝友人把目光放长远。之后还专程赴颐和园探望柳亚子,泛舟谈心。到新中国一周年庆典观演,柳亚子赋诗,毛泽东又作《浣溪沙·和柳亚子先生》,“一唱雄鸡天下白,万方乐奏有于阕,诗人兴会更高前”,记录举国欢腾。诗词在这里成为沟通心灵的载体,是精神对话的媒介。

写给丁玲的《临江仙·给丁玲同志》:“纤笔一枝谁与似?三千毛瑟精兵。阵图开向陇山阴。昨天文小姐,今日武将军。”以电报远寄前线,尊重文艺,尊重知识分子。写给彭德怀的六言诗,寥寥数笔刻画战友风采,又经彭德怀之手修改,把荣光归于全体红军战士。《七律·吊罗荣桓同志》则是悼亡战友的深情笔墨,出于现实考量,此篇在生前并未公开发表。

正是乡愁、离别之痛、知己相交、同袍情谊这些人间真情,让这些诗词充满了有血有肉、可以共情的生命体验。

总的来看,毛泽东诗词脱胎于旧体诗词的形式,却突破了传统文人诗词的精神边界。这些诗词不是站在时代之外眺望山河,而是诗人身处历史洪流的中心,亲历山河变迁,把个体生命体验、民族命运思考、中华文化脉络熔铸一体。

(本文由本报记者谭黎鑫根据作者有关讲座整理)

新闻图评

让古典意境在舞台上立起来

贾正



宁夏银川“裳行天下”汉服模特大赛现场。

图片由银川市兴庆区融媒体中心提供

近日,“裳行天下”汉服模特大赛在宁夏银川举办,古街上国风汇聚。才艺展示环节,舞蹈《清平乐》《折枝花满衣》《画中游》《神女令》及情景剧《花开月圆夜》先后上演,场面十分热闹。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,一些“汉服+演艺”的舞台表达,没有只追求舞姿技巧与服饰外观,而是着力于古典意象的整体复原,以综合艺术手段,让古典意境在当代舞台可感可触。

要想复原意象,就要注意营造意境。比如,演《清平乐》,不妨让观众看见“小怜初上琵琶”的那个夜晚。此时,汉服是引子,舞台是通道,真正要抵达的是古人的精神世界。这就需要多在古典意象的复原上下功夫,让观众记住的不只是一件衣服,而是一种属于中国人的审美和气息。

演艺直播热的“冷思考”

孔德淇

化文化生产阵地。

但热闹之下,需要“冷思考”。直播间的热度,不等于作品品质;市场层面的追捧,不代表艺术层面的成功;短期流量集聚,也不意味着能够穿越岁月、成就经典。流量只是观测传播热度的指标,并非评判艺术水准的标尺。技术始终服务于内容,倘若缺乏扎实的艺术功底与厚重的精神表达,再精良的视听包装,终究只是空洞外壳。许多院团上线直播,优先投入镜头、灯光、布景的升级,却容易忽略打磨剧本、锤炼表演、挖掘作品背后的文化意蕴。精致的画面可以快速吸引目

光,但支撑作品长久流传的,永远是动人的精神内核。

舞台艺术的审美逻辑并不会随镜头平移而简单复刻。剧场审美讲究一气贯通的沉浸感,观众沉下心来,跟随叙事完成完整的情感漫游。而直播生长于碎片化的数字环境,滚动弹幕、即时互动、随时进出是与生俱来的特质。若是简单地把剧场演出搬到直播间,完整的审美节奏容易被稀释,往往难以留住屏幕前的观众。与此同时,媒介转译也不是削足适履地迎合浅阅读趣味,而是要在守住艺术根脉的前提下,寻找到匹配屏幕的叙事语言。

现实题材微短剧不能只求“爽”

张逸云

微短剧经过一轮“穿越”“重生”“甜宠”“逆袭”“玄幻”等套路化题材之后,越来越多的作品开始主动贴近真实生活,走出了一条回归烟火之路。这些作品往往让普通人做主角,在较小的篇幅中写出真情实感,由流量快餐转变为靠一定的深度打动人、更加有思想内涵的文艺形式。

现实题材微短剧作品开始考虑“生活流”的叙事。一餐饭、一次谈话、一次家宴,把林林总总的家长里短演绎成故事,使人的内心复杂情感缓缓浮现,让治愈归入实际生活细节。比如,有的家庭类微短剧,凭借生活本真的细节、地方性的烟火气感染观众,作品推出后有不少的播放量。剧中没有刻意制造极端冲突,而是将镜头放在平凡状态的生活,让观众觉得更加可信、有共鸣。再比如,有的微短剧以基层“接诉即办”实际民生为素材,将老旧小区状况、养老问题乃至邻里关系编成故事,让政务信息同日常生活结合,使社会治理获得文艺形式的表达,同样获得不错的播放量。

然而,有些现实题材微短剧依旧没有摆脱“爽味”的羁绊。一些作品以现实为名,实则沿袭爽剧老套路,深陷堆砌的爽感创作逻辑。强冲突堆砌、快反转套路、极致化人设,成为博取流量的通用模板。比如,企业老总动不动就是“首富”,用财富的多寡解决社会问题,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。这样的作品在短期的数据热度背后,是作品质感的空洞、现实表达的失真。

微短剧行业想要健康长效发展,需要跳出相应的惯性,在真实叙事、人物塑造、价值表达上完成突破。创作根基要扎进烟火日常。创作者不应刻意制造“狗血”矛盾和极速逆袭的戏剧桥段。镜头可以落到普通人的真实生存状态,比如,聚焦职场新人的职场问题,通过细碎矛盾的

展示,从小人物的坚守中捕捉生活里的温暖。可以用日常化的情节推进故事,截取生活化的细节填充画面。这些朴素的生活肌理如果运用得当,往往比刻意设计的爽点更富感染力,达到与观众共情的艺术效果。

摆脱人物塑造完美模板。流水线短剧习惯塑造全能主角和极端反派,以人物性格非黑即白的行为逻辑服务剧情情感。真实的人间百态,允许主角的怯懦、犹豫。可以用配角的热肠与善意打破脸谱化的善恶设定,可以贴合现实人性对人物选择进行设计,记录普通人面对困境的纠结、成长过程的蜕变,这是现实题材关于人物塑造应遵循的规律。

叙事节奏张弛平衡。爽剧常见高频冲突,靠密集的反转持续刺激观众的感官。这种缺少内容厚度的输出违背了现实生活逻辑,强化了剧情的流量功能。现实题材微短剧可以适当放缓剧情节奏,保留情节的自然递进,用细碎的日常片段串联剧情,让矛盾发生、发酵、化解,用克制的冲突表达和较为舒缓的叙事节奏沉淀出作品的现实质感,拉近同观众的距离。

价值表达放弃浅层情绪宣泄。优质的现实题材微短剧能够承载正向的现实观察和人文温度,摒弃极端对立与偏激对抗的价值观,聚焦困境中的自我和解、人与人之间包容体谅,立足平凡生活,用有温度的微光映照社会现实,传递向上的生活力量。

现实题材微短剧的重要竞争力,在于对生活的真诚描摹和体察,深度剖析人性,温和地传递生活价值。这就需要创作者放下套路化的爽感执念,深耕真实生活,从真实生活中寻找鲜活的素材,从普通人每天经历的琐碎中寻找出真实朴素的力量。